〔乌克兰〕帕·米尔内著 曾正平译

街头女郎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街头女郎

〔乌克兰〕帕·米尔内著

曾正平　　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　吴　明
封面设计　秦　龙
插　　图　尼科拉耶夫

ПАНАС МИРНЫЙ

ГУЛЯЩАЯ

Перевела с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Б.ЕГОРОВА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, Москва 1957

街头女郎

〔乌克兰〕帕·米尔内　　曾正平　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　浙江萧山印刷厂印刷
（杭州武林路125号）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850×1168　1/32　印张21.25　插页2　字数548,000　印数00,001—90,000
1985年9月第1版　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7·251　定　价：3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系十九世纪乌克兰古典文学名著。

美丽的农村姑娘赫丽丝嘉被恶棍搞得家破人亡，流入城市帮佣。有钱人盯着她，玩弄她。她抗争过，但最后还是在一个风流浪子面前失身。被抛弃后，一名犹太人将她训练成歌女。小市民对她的淫秽表演如痴如狂，她也由此名噪一时。以后她又成为富商的情妇，享尽荣华，受尽屈辱。富商破产自杀，她也锒铛入狱，被迫与警察局派出所长姘居，直至流落街头为娼。茫茫风雪之夜，赫丽丝嘉无家可归，终于在已归别人所有的故居门前冻饿而死。

小说对旧俄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沉痛的控诉，笔法细腻，读来催人泪下。

目　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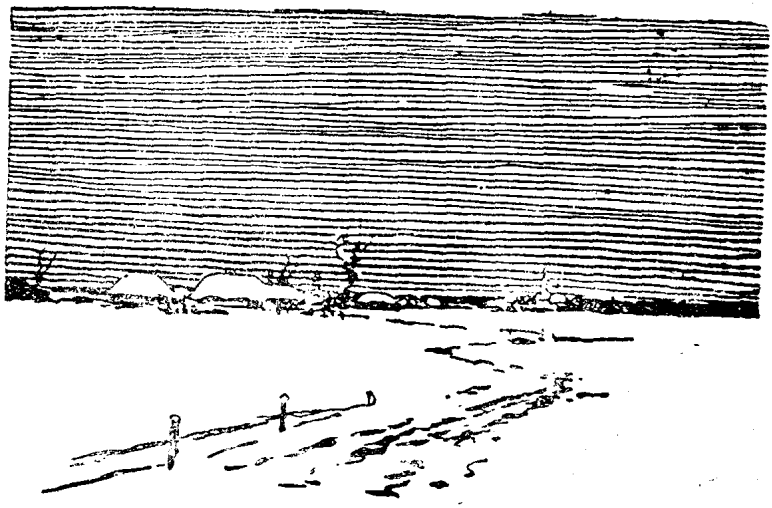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　乡村岁月……1
第二部　城市风尘……103
第三部　误堕情网……228
第四部　孽海沉沦……417

译后记……671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部

乡村岁月



一

人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猖獗肆虐的冬天！秋季里淫雨连绵，从圣母节[1]那天起一直不停地下到圣诞节斋期。土地湿得再也吸不进水啦。雨水在田野里、山沟里流成一条条的河，形成一个个的湖；道路上一片烂泥，——没法徒步行走，坐车也难以通行。接连几个星期以来，不用说到别的村子去，就是上邻居家串个门也不成：人们就象被关在牢里一样。院子里秋季的农活停下来了。有干燥棚[2]的人家倒可以不慌不忙地打谷，慢慢地收拾那些辛苦了一个夏天才收进来的庄稼。可是，玛丽娅诺夫卡才有多少干燥棚呢？税务员格里茨科·苏普鲁年科家里有一个，神父家里有一个，地主家里有一个，至于其他人家，那就只好任庄稼在麦垛里烂了。今年夏天的收成本来就不怎么好，如今碰上这么个秋天，

①旧俄历十月初一。

②用来晾禾捆并可在里面打谷的棚子。

这点收成眼看也要烂掉了……庄稼汉们望着泡在水里的打谷场和坍倒在地面的发黑的麦垛，心里难过极了。杰米坚科家的黑麦在麦垛里发了芽；克努尔家的两堆庄稼被老鼠啃掉了；码好的麦垛全散乱了，坍下来了，——剩下的只是一堆肥料。奥斯塔片科家的屋顶漏起雨来，雨水笔直往屋里灌；本来打算秋天重盖的，可偏偏碰上了这么个多雨的季节。疟疾在村子里流行起来……加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工，因此钱也没了。有的人家断了粮，又无处可借。糟糕，上帝降灾啦！人们求神拜佛，——可是没用。

这样的天气一直持续到斋期。最后一个荤食日的前夕刮起了冷风；天亮时下了一场小雪。严寒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，——地面冻得硬邦邦的。即使这样，人们也已经感到很高兴了；纷纷跑去打谷。连枷从早到晚在麦垛之间敲响，木锹在打谷场上发出沙沙的声响，——人们一下子都干起活来啦！一个星期过去以后，在原来是发黑的麦垛的地方高高地堆起了黄色的麦秸。麦子打下来了，可是要运进城里的集市上去那就想也甭想了，——路上的烂泥上了冻，大车连院子也出不了！有的急性子套上车去了，然后便发誓再也不这么干了；有一家摔伤了一头犍牛，而另一家则一下子就毁了两头。家里有马的还能一点一点地往外运。可是村子里有几匹马呢？玛丽娅诺夫卡人自古以来就是种庄稼的，若论干庄稼活，最顶用的可不是马，而是犍牛。因此，玛丽娅诺夫卡人不喜欢养马，而喜欢养牛；马只能骑着到外面去玩，而犍牛却是能干活的牲口。人们很爱惜它，而这时又偏偏逼着交人头税，于是，绵羊呀，猪呀，奶牛呀，——等于白送给人家；老乡们把它们赶到乡镇上，就地贱卖了……他们伤心，发愁：只卖了一半的价钱呀，另一半拿什么来弥补呢？大家全都垂头丧气。只好指望尼古拉节[1]那天城里的那场集了：要是不能上那儿把粮食卖掉，那就全完啦！人们盼呀，祷告呀，求老天爷下一场雪，哪

[1]旧俄历十二月六日。

怕在路上铺那么薄薄的一层也好：不管怎么说，用雪橇拉总比用大车强，——牲口省力一些，而且可以装得更多一些。

纳乌莫夫节那天天气转暖了。太阳躲在青绿色的乌云后面；刮起了南风，冰开始融化。这样的解冻天气持续了三天了。瓦尔瓦拉节前一天晚上飘起雪来；到天亮时雪已经下得挺厚了。于是人们纷纷去赶集：有牲口的套上自己的牲口，没有牲口的便向邻居家借。有的人坐着雪橇进城，有的人只好走路：家家都得卖点什么，买点什么呀。

皮利普·普里特卡请自己的邻居和干亲家① 卡尔波·兹多尔捎他进城，卡尔波答应了。皮利普把五袋黑麦和小半袋黍米放到卡尔波的雪橇上，这就是他能够卖掉的全部余粮；他跟干亲家说好以后，在瓦尔瓦拉节那天一清早他们便动身进城了。兹多尔一家出来送他们；送行的还有皮利普的妻子普里斯卡——一位未老先衰的农村妇女；皮利普的女儿、十七岁的赫丽丝嘉姑娘也来和他们告别。普里斯卡嘱咐丈夫别忘了买盐，就是买半普特① 也行；赫丽丝嘉则求爹爹在城里给她买点小礼物，哪怕是一个戒指，一对耳环，或者一条带子也好……

“好，好！我全买！”皮利普苦笑着说，可心里却没再去想女儿和她的愿望，而是想的人头税。这笔税格里茨科·苏普鲁年科已经催过不止一次啦。

县城离玛丽娅诺夫卡二十俄里② 。如果天亮前动身，晌午时分正好可以赶到。他们心里这么盘算，便按时上路了。早晨，飘起雪花来，后来雪越下越密，越下越急了。本来雪只是悄悄地下，这时却刮起风来，雪花象车轮一样在空中旋转，快到晌午的时候便变成了一场暴风雪，直刮得四周昏天黑地！狂风怒吼，卷

---

①俄国人称自己的子女的教父、教母为干亲家，但这种称呼也用于没有这种关系而只是相熟的中年以上的男女之间。

①一普特等于16.38公斤。

②一俄里等于1.06公里。

起地面的一个个雪堆，搅动着漫天的雪屑，仿佛在熬一锅很稠很稠的粥。看不见天，也看不见地，——到处是一片苍茫的飞雪……这景象简直叫人感到恐惧、忧虑！就这样，大雪纷纷扬扬的，从瓦尔瓦拉节那天晌午开始，萨瓦节又下了一整天。院子里的雪堆得象山一样高，看一眼都叫人害怕；有几家屋子完全被雪埋起来了。玛丽娅诺夫卡这个村子分布在两座山丘上，中间的洼地里有一口池塘，周围长着茂密的柳树。这洼地如今看不到了，只有那些长得很高的柳树从雪地里伸出一些细枝，看上去就象几茎野草；街道被雪填平了；院子里的雪堆得齐屋顶，只有风在拍击着屋檐。在村子一端紧靠村口的普里特卡的宅院里，棚子和畜栏全都积满了雪，而屋子周围高耸着五个雪堆，看起来象是放哨的卫兵；烟囱上，雪堆得象山脊一样，以致你简直弄不清，这究竟是一户人家呢，还果真是个大雪堆呢？……尼古拉节那天，风雪倒是停了，可是天气变得如此严寒，——寒气使人感到浑身象火燎针砭似的。狂风呼啸，撕扯着一切，吹得人也没法站稳……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寒冷的日子！寒鸦在树上冻死了，象冰块似的掉了下来，屋檐下的麻雀也冻僵了……虽说这是个大节日，可是教堂里居然没有敲钟，没有做祈祷：简直没法上教堂！人们本来一清早就拿起锹来，想清除一下路上的积雪，可是到头来还是丢下工具，各自回家了……三天没有饮牲口啦：大雪把水塘埋起来了，再说牲口本身也象关在牢里一样：就是要走到它跟前丢给它一抱干草也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行……绵羊和牛犊开始死亡……再过这么两天，村子里的牲口就会全部完蛋！真是应了那句俗话："瓦尔瓦拉摆架势，萨瓦那天铺底子，尼古拉节戴铐子①。"

早晨，普里斯卡打算出门，——可门开不了，毫无办法！当年，皮利普搭了一个简陋的棚子来代替穿堂，外面抹上一层牛粪。如今这个小棚子里积满了雪！而屋里又偏偏没有了柴火，粮

①指雪下得如此之厚，把一切都禁锢起来了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食也完了：炉子没法生，汤也做不成。普里斯卡和赫丽丝嘉好不容易才用手扒开雪，把门打开了一点：雪没法往外丢，只好往屋里扒……雪融化着，一滩滩的水往床下、炉子下、长凳下流去；屋子里又冷又潮，象地窖一样……好歹总算把门打开了。于是又把雪从屋里丢进穿堂，又从穿堂丢到外面去。两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，脸上甚至沁出了汗水。她们把棚子里的雪打扫干净，又用放在角落里的那只空篓子堵好。现在得想法去弄柴火，——屋里不生炉子是待不住的呀！赫丽丝嘉因为毕竟年轻些，便抢先跑了出去，却一头栽进雪堆里。普里斯卡连忙跑去拉她，两个人喊叫起来。邻近的院子里也传来了同样的喊叫声：那儿的情况同样糟。街上有人在叫骂……有人在哈哈大笑……实在不该笑，可是忍不住！……赫丽丝嘉好不容易才从雪堆里爬了出来，又往前跑，结果又陷进去了……

“等一等，”普里斯卡说，“我们去把脚盆拿来，用脚盆抬雪！”

她们拿来了脚盆。屋子周围本来有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小道，雪堆之间也还看得见一处处透光的地方。她们动手把雪往透光的地方搬，将这些亮处撒满积雪。屋子四周很快就形成了一道雪墙……好不容易来到了柴火跟前。赫丽丝嘉往屋里拖了五捆柴火。普里斯卡可一点劲儿也没啦，躺在床上直哼哼……柴火总算弄到了，现在该到地窖里去啦。赫丽丝嘉本来打算钻进去，——哪成呀，连想也甭想！

“让这地窖见鬼去吧！这儿还剩下一点甜菜，我们做点汤；黍米也有；熬点粥是够的。”普里斯卡这样盘算。“只是没有土豆。行，没有它也能凑合过去！”

赫丽丝嘉开始生火，干草一点就着，可是烟直往屋里灌。

“烟道也被雪堵住了……真糟糕！”赫丽丝嘉话没说完，一大团雪便哗啦一声掉到灶口的台子上。赫丽丝嘉连忙把它撮到穿堂里去。烟在灶台上空缭绕着，寻找着出口。可是这时马上又有一

团雪从烟道里掉了下来，于是烟便立刻向烟囱里涌去……谢天谢地！如今干草燃得很旺了。

普里斯卡在躺着休息，而赫丽丝嘉在做饭……赫丽丝嘉是位伶俐的姑娘，一双手又勤快又灵巧！她一眨眼便生好了炉子，做好了午饭。当她把风门关上的时候，屋子里便暖烘烘的了……而外面却又刮起了暴风雪，真是活见鬼！

早晨，太阳本来是露了脸的，可这阵子又躲在乌云后面去了；这些青绿色的阴沉沉的乌云把整个天空都遮住了。风刮得越来越紧，从地面上卷起雪，把它吹得团团旋转，抛向四面八方。房子周围仿佛万马奔腾，顶棚里呼呼直响，烟囱里发出凄厉的哀号。这时候待在家里，守在温暖的屋子里的人该多么舒服呀！可是那些置身野外，在路上行走的人又是怎样一种感觉呢？……

普里斯卡的心在隐隐作痛。她今天在等皮利普回家。他准是早晨动身的。上帝保佑，他能回得来吗？大雪会把他埋起来，他会活活冻死的呀。

普里斯卡面容苍白，愁眉苦脸，有气无力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老是唉声叹气。母女俩过了很久还没有坐下来吃饭：老是在等着，——爹爹这就会回来的……后来她们终于吃过了饭，可皮利普仍然没影儿。天已快黑了，但还是不见他。普里斯卡心事重重，闷闷不乐。

“爹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上帝保佑，别在外面碰上暴风雪……”赫丽丝嘉说了一声。

普里斯卡差点没叫出声来。女儿的话象刀一样刺进她的心……外面只听见风吹得屋顶喀嚓喀嚓，刮得窗户乒乒乓乓，在烟囱里发出尖锐而凄切的悲鸣，——普里斯卡的心都凉了。

夜色降临大地，——灰蒙蒙、阴森森的夜色。穿过封冻的玻璃透出微弱的灯光；四周的角落里布满了黑影；深沉的黑暗把屋子团团笼罩起来。

“总该点个灯吧！”普里斯卡伤心地说。

赫丽丝嘉点亮了小灯碗，把它放在烟囱台子上。灯芯有气无力地燃着，弄得满屋子都是烟；风钻进屋里；暗蓝色的火苗忽明忽暗，不停地晃动着，就象是一个快断气的人在眨巴着他那没有光泽的眼睛。赫丽丝嘉望了母亲一眼，不由吓了一跳：只见她面无人色，又青又黄，将两只脚盘在身下，双手交抱在胸前；帽子滑到后脑勺上，偏在一边；花白的发绺从帽子下面垂了下来，象一些干枯了的藤蔓；她那长长的影子在潮湿的墙壁上晃动着。

“妈妈！”赫丽丝嘉叫了一声。

普里斯卡抬起头来，望了望女儿，眼神里充满了痛苦，充满了悲哀……这目光使赫丽丝嘉不由感到寒彻骨髓。

“屋里风多大呀！不生点火吗？”赫丽丝嘉问道。

“随便。”普里斯卡回答说，又把脑袋垂到胸前。

赫丽丝嘉开始生火……明亮的火苗沿着细小的麦秸欢快地奔腾起来，火星在乌黑的炉顶下回旋；一束火焰升腾起来，照亮整个屋子，在封冻的窗户上闪耀了一下便立刻熄灭了。赫丽丝嘉添了些柴火……又添了些……再添一些……火焰又冒起来了，火花把屋里全照亮了。在火光中，赫丽丝嘉的身子看起来象个乌黑的幻影；她那张年轻的圆脸却红得象朵鲜花，两眼光彩照人……火光从灶里反射出来，照着床，并一直映到天花板上……在床板上方的角落里，竿子上挂着衣服，——长袍、短裙、裤子，投下黑糊糊的影子；普里斯卡一动不动地坐在黑影里；火光在她的脸上、衣服上抖动着，——她全不放在心上：她弓着背，垂着头，好象在听暴风雪如何在外面嚎叫、怒吼……她仿佛听到有人在那儿踏步……哼哧哼哧地喘着气，抓挠着，想要闯进来。还听到有人说话呢。

“天啊，多大的暴风雪！”赫丽丝嘉说。

“别做声！”普里斯卡抬起头，叫了一声。她的脸色顿时开朗了，目光里流露出欣喜。

“喂，屋里的人！……听到吗？”外面传来一个声音。

普里斯卡跳下床来，向穿堂跑去。

“是你吗，皮利普？”她隔着篓子，注视着那个浑身是雪的男人，这样问道。

“你们这门口放的什么呀？”那个人问了一声。

“你是谁？”赫丽丝嘉也问了一句。

“是我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格里茨科·苏普鲁年科，税务员。让我进来吧……咳，这风雪！”

格里茨科帮母女俩把篓子移到穿堂里，然后一齐进屋。格里茨科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健壮的汉子，再加上穿的是葛巴袄①，这样一来，他的头便够着天花板了。

“你们好！”他打了个招呼，把葛巴和戴在里面的帽子一起掀到脑后，露出一头稠密蓬松的花白头发。他的那张长脸十分冷峻，两道眉毛紧蹙着，长长的胡子上了一圈冻。

“您好！”普里斯卡回答。

“节日好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皮利普在家吗？”

“不在。”

“真不巧！活见鬼，简直糟透了！我有事找他。他在哪儿？”

“瓦尔瓦拉节那天他去赶集，至今没回来。”普里斯卡叹着气

①一种带有风帽（叫做葛巴）的冬衣。

回答。

“活见鬼，简直糟透了！”格里茨科把话重复了一遍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

“什么事？人头税，就是这么回事！”格里茨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把两只脚彼此一碰，这样厉声说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普里斯卡沉默了一会，这样说。“等他回来我告诉他……他拿了点粮食去卖；要是卖掉了……”

“这种好话我听厌了！”格里茨科打断了她的话。“鬼拉着他们去赶集！现在上头硬逼着我：去吧！……又碰上这么个天气……哼！”

“他们为什么这样急？”赫丽丝嘉问道。

“鬼知道！简直要命！”格里茨科搔着后脑勺说。“他们倒好，逍遥自在地逛集市，喝烧酒，却害得我到处跑，找他们收税……”

普里斯卡没有做声。她很了解格里茨科：全村没有哪个人象他那么暴躁。你稍不小心就会惹恼他，他就会象牛蒡一样跟你缠个没完。最好是不要做声。格里茨科也没有做声。他在屋子里镀来镀去，往手上呵着气，搓着手，跺着脚。

“现在还得到古采家去！路远着呢！”格里茨科生着气。“为了你们我都跑断腿了！……要是就这么把钱给了，那倒也罢。”

“没有钱，叫我们怎么办！”普里斯卡轻轻顶了一下。“我们怎么不知道最好是把钱交了？……可是连个挣钱的地方也没有呀。”

“胡说！”格里茨科打断了她的话。“全是些懒骨头，游手好闲惯了！你们就是巴不得我一天跑上十趟，跪着给你们磕头！……你们呀，宁肯在酒店里把钱喝光，也不想交给国家。”

“有钱我们自然会交，”普里斯卡苦笑了一下说，“不会往酒店里送的。我看，就是哪家有过点什么，如今也全给搜刮光啦。他们要勒索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这可不是我们管得着的事情……既然说要交，那你就交好

了。”

“可这总得有个完呀……家里有的全拿走了……羊卖了，猪也卖了，多的一件衣服也卖了……现在可是一身精光啦。他们要收到什么时候，再说我们又上哪儿去弄呢？你看，地主家有多少土地，——简直量不完！去向他们收好了。”

“怎么，没有收吗？你以为会可怜他们？在收呀！”

“可收得没有我们这么多。他们只交土地税。我们呢？大头税呀，赎金①呀，自治税呀，村社税呀……上帝呀，这样的生活真比什么刑罚还难忍受！”

“你尽管唠叨吧！可这有什么用？姑娘，给个火，我抽袋烟。”格里茨科走到灶边说。

赫丽丝嘉从灶里扒出一堆火灰。

“这叫我怎么够得着？”格里茨科指着那堆红火嚷了一声。“和小伙子们在一起倒不知有多麻利。”他恶狠狠地加上一句。“给我点麦秸！”

赫丽丝嘉将一束麦秸绞成一把，点着了，递给格里茨科。

“那么你告诉皮利普，要他一定把钱送来。”格里茨科说，将草把放到烟斗上。火光在他的脸上闪了一下，照亮了两道蹙起的眉毛和两只灰眼睛，——它们正闪着怒火瞟着赫丽丝嘉……这目光如同千万根针一样刺痛着赫丽丝嘉，她觉得刺骨的严寒也没有这么冷。

“我说，我说……”

“我——说！”格里茨科拖着腔调说，唾了一口，把葛巴戴到头上，走出了屋子。

“没说的，真是个懂规矩的大叔。也不招呼一声就走了。”赫丽丝嘉说。

“想得倒好，格里茨科会懂规矩！他呀，这会儿可抖开了，如

①农奴制度除时，农奴分得少量土地，但每年得交一定的赎金。只有把全部赎金交清才能成为独立的农户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